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
第四十六回 特薦賢解官因薦友 樂同志退隱約同儕

話說王蘭自帶了撫標軍將，來至寧紹一帶沿海地方，相了地勢，紮立營寨。恰好黃岩鎮總兵姚守成奉到撫台檄文，率領所部各軍及一起水師戰船，趨趕前來。王蘭知他老練行伍，又有二郎前次極力保薦，遂與他商議如何進剿。姚守成即將各水師在沿海汊港埋伏，又將陸路諸軍安插在各要隘路口。佈置已定，便親身帶了幾十號戰船，盡挑選精壯熟諳水性的兵丁，在海面往來巡哨賊勢情形。不數日，已偵知賊巢所在，即命各水師兜剿撲滅。那些海賊原是一班不安分的百姓，借著荒年，四處劫掠商賈，尚無大志。

後來糾合得慣在海面上一伙海盜，入了伙，便覺聲勢較大，又擄得百餘只海船，便立了首從名目，由此即有覬覦沿海城郭之心。他們也知海內藏身不久，而且客商受了劫奪之害，相約裹足不前，越道而行，賊眾已沒了擄掠，這一干人食用甚難籌措。欲思襲取兩處城池，以作安身。究竟是烏合之眾，不諳紀律。平時搶劫客商們卻不費事，不過混打混殺。如何擋得住姚守成部下一班能征慣戰、生龍活虎的兵丁。雖有幾個多年海盜，亦無十分本領。開了一仗，早已殺得心驚膽裂。又被官軍探知巢穴，更難存留。大眾計議捨舟登岸，遙想官軍注意海內，陸路必無防備，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上岸衝殺一陣，得他些資重，各自另尋生路。況官軍不能久駐此地，他們去了，我們再來重整基業。

誰知姚守成早經料到，這裡各要隘海口皆有營盤把守。賊眾人等上了岸，分外不濟，為首海賊一鼓就擒。俗語：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翼而不飛，其餘賊徒見沒了首領，又見官軍圍攔上來，人人是天神惡曜一股，那裡還敢動手，便俯首乞降。姚守成復在海面細細搜尋餘黨，剿滅殆盡不留遺患。

王蘭見凶寇剷除，海疆綏靖，好生喜悅。當時恭請王命，將目逆梟示，餘者該戮該釋，發放已畢，即備了六百里加緊紅旗報捷的奏折進京。又犒賞各營軍將，論功行賞。一俟回了杭州，查明實在勞績，申奏請獎。又傳了姚守成入營，大為慰勞一番，叫他先行回任，候單折保薦。姚守成拜辭了王蘭，自領部下水陸諸軍，回黃岩去了。

王蘭擇定吉日班師回杭，復吩咐該處地方官確查近海居民被賊焚掠情形，好奏明豁免賦稅。一路上，人人踴躍，個個歡騰，到處迎送，不須細說。不二日，已抵杭州，合城文武遠來迎接。即命眾軍將責任者回衙，在標者歸隊。然後率領眾官入城，到了衙門，三聲大炮進衙。眾官重新上來道喜，方各自辭退。

伯青、二郎也過來稱賀，王蘭亦致謝敘別。早有家丁們伺候，更換便服，回至後堂。靜儀、洛珠接著道賀，各說了些別後情形。即在上房擺酒家宴，靜儀方說到寶徵兄弟的話。王蘭聽了，亦欣然稱是，便叫人去請「二位少爺，後堂見罷」。寶徵、寶焜聞請，入內見王蘭請安。王蘭亦轉問了小儒的好，知道他兄弟皆進了學，更外歡喜。又問及京中光景，寶徵一三回答。坐了半晌，兄弟起身辭出，王蘭直送至階下方回。

靜儀又說及朱家的事，「我們本意擇個吉日下聘，如今你回來了，該如何辦法我可是不管了」。王蘭笑道：「你不管我也不管，本是你多事的，還是你一手經理。我方才回來，猶有多少事件料理不開，那有那麼大閒工夫去問這事呢。說不得你是推不去的，你只好抱怨著自己不該多事。」洛珠笑道：「這件事其實也沒有什麼難處，老爺說起來好像是一件極難的事，說得如此鄭重。不過是太太盡問聲老爺，是太太的道理。」王蘭拍手笑道：「好的很，我倒忘了，就是太太沒有心腸去辦，還有你呀，也可代勞的，可是更不用問著我了。」

洛珠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事是不用老爺問的。所有一切費用陳府又沒有寄來，信內說是請我們這邊墊著，淨該若干寫個信去，他隨後繳上。因他家二位少爺初次出門，路上多帶銀兩不便。這項款目卻要老爺措辦，橫豎明兒陳府上也要還過來的。」靜儀亦笑道：「真正不錯，虧你提著我。朱陳兩府的事我與姨奶奶承辦了，銀錢卻要你用，我是沒有這分閒錢來墊著的。」

王蘭道：「你們也太小器了，那件事豈要你們動用體己的麼？即如明分中你們用了，暗中仍是我補上。偏生這一會兒提名提姓，分得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別要引我笑話了。待我明日上街拜客，我到蓬耕那裡說明沒有閒空。你們也想想看，幾個月堆積下來的公事，雖說已經行發了，仍要我過一過目才好。再則一班隨征的軍將，要逐細查明保奏；還有被災的地方，亦要查勘賑撫。這些善後事件，至速也得兩三個月方可清結。不如就請伯青、楚卿代我之勞，況且媒賓不能成單的，即如我有空兒，也要請上一個。這話對蓬耕說了，他也不好怪我，這可就沒事了。」夫妻三人談談說說，直至更鼓，方席散回房安寢。

次日，王蘭各處拜客，末後到了朱彭庚家，將昨日的話與他說了。回衙即命擺酒酬謝伯青、二郎，又代寶徵兄弟道賀。席間，盡說的是如何與海寇交仗，如何計擒首逆，姚總兵又如何奮勇，身先士卒。二郎聽了笑道：「可見我薦的人是不錯的。他既在洋面巡緝多年，又屢立奇績。所以我料得他此次必可成功，誰知竟能助著你削平海盜，也算虧我薦引之力。你卻如何謝我呢？」王蘭笑道：「你別要性急，我自自有答報之處。」又回頭吩咐取大杯來，賓主歡呼暢飲，吃得沉醉方散。

隔了一日，各處被災的地方查勘清冊已申報上來，所有隨征軍將的戰功亦分別等第查清。王蘭即奏折保舉眾軍將，或升或賞，皆照著眾人所立的功勞大小，一絲不濫。那些被賊擄劫的近海居民，也奏請豁免二年稅賦。又另片單奏黃岩鎮總兵姚守成，曉暢軍機，打仗勇敢，請以提督推升福建水師提督，並賞予封典。又將伯青、二郎也婉轉敘上，說「他們因故來杭，即留於軍營參贊有功。四品銜內閣侍讀祝登雲，請俟終養期滿赴京當差，以太常寺卿升用在籍，先賞換給頂戴；前任淮安府知府降改選用佐貳馮寶，請仍開復知府原官，並賞加三品銜」等因。王蘭修成了本章，即時差齎入京。

內裡靜儀和洛珠，只管料理陳家下聘各物。到了臨時，伯青、二郎皆穿換吉服，坐著大轎，帶著四五十名家人，盡披紅插花，新衣大帽，挑抬著聘禮等件，向朱府而來。這邊朱彭庚亦請了幾位官府，與他妹丈冷桓來陪媒賓。少頃，伯青等人到了，彭庚接進。大眾挨次行禮獻茶，又款待眾執事家人，一應儀節俗套，毋須交代。至晚席散，朱家早預備下回禮等物，亦遣人隨著送了過來。靜儀一一過了目，交與寶徵收起。

雙福見各事辦畢，即與老蒼頭商議，催寶徵兄弟回京，怕的老爺太太記念。寶徵兄弟亦欲回去，遂來辭別王蘭。王蘭又備了各色禮物，托送在京諸人。動身前一日，即治酒代寶徵兄弟餞行。次日一早，他兄弟作別登舟，仍要便道江蘇去見他叔父，尚有耽擱。

王蘭送了寶徵兄弟起程後，看看秋去冬來，一切善後事宜都料理將盡。這日，奉到上諭，奏保各出力員弁，均照該撫所請。

又加恩署杭州巡撫王蘭，督剿海寇有功，著實補杭撫，並賞加太子少保。一時各官皆來謝保道賀，絡繹不絕。

伯青、二郎亦再三稱謝薦剡之情；見王蘭各務已清，即作辭回轉南京。王蘭堅留不住，只得應允，未免又有一番餞送之儀。

伯青、二郎帶了僕從，買舟回南京去了。暫且按下。

且說魯鵬在山陽縣任上，雖然密信進京攻發二郎陰私，將二郎降改離任。魯鵬自為得計，誰知雲從龍心內很為不快，卻暗中訪實了魯鵬一二端劣跡，即通知了丈人程尚，參了魯鵬幾款，到底將魯鵬革職。魯鵬在外怕人說笑，便悄悄仍自回京，見他老子訴說冤苦。

魯道同見兒子被參回來，心內著實怨恨。明知是從龍替二郎抱了不平，暗唆他丈人程尚奏參的。無如從龍聖眷優隆，奈何他不得，始終結怨在二郎身上。他若上次不詳參我兒子，也鬧不出這些事來。又因二郎告病，不來赴部改選，正恨尋事不著。忽然王蘭此番剿滅海寇，將二郎保奏開復原官，魯道同又將仇怨移結在王蘭身上。彼時即欲揭參王蘭冒功濫賞，薦人不實。因海狽肅靖的捷報上來，天顏甚喜，又恩賞王蘭的官保銜。魯道同恐指奏不准，反討沒趣，便權為忍耐下去。

過了兩月，即賄囑了一個掌印給事中，參了一本，說馮寶並未隨營效力，係王蘭旬顧私情等語。及至陳小儒得信，已彌縫不及了，只得差人星夜出京，送信與王蘭，叫他自行檢舉。逾日旨下，著交福建總督查明覆奏。

再說王蘭自得了恩旨，實授杭撫，又加了太子少保，深感天恩浩蕩，難答涓埃。意欲趁此請旨入京陛見，好順路回籍祭祖。

適值小儒的房師何炳，由常州知府轉升到杭州臬司。王蘭接署撫印時，便奏請何炳升署藩司。何炳為人素來謹愨，況係當時名宿，學問淵深，王蘭頗為器重。又因小儒與他師生，亦算與自己有了世誼。當實授杭撫時，何炳便補授了藩司責任。現在因欲入京陛見，意在奏請撫篆即著藩司何炳署理。

正籌畫未定，忽接到小儒專函。知道魯道同與己作對，賄囑出御史來揭參保舉二郎一事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自古急流勇退，方是明哲保身之道。我每慮位高必險，屢欲乞歸，生恐不准，而且天恩高厚，不容偷安。難得他參奏了我，大可借此引退，豈非魯老反成全了我。別疑我貪戀祿位，不捨退讓。我王者香當日未第之時，早存下這個意見了。不如待上諭未到，我即拜本人都，特薦何炳。我先時猶欲請旨陛見，而今也不必了，莫如逕自告退，免得不知者說我畏魯家聲勢而去。再則倘或天威赫怒之下，竟遂了魯老私懷，我豈不一生落下疤痕。最妙去托小儒暗中為力，更無阻滯。

愈想愈宜早退為上，便起身來至書房，也不和人計較，反欣然自得，修了奏折。敘說何炳如何剛正，有古名大臣之風，而且積學純優，臨事從容不迫，寄以專閫，可幸國家得人之慶。又說到自己如何多病，「刻因剿平海寇回來，染受海瘴，兩足腫發，寸步維艱。恐負聖恩寄托之重，乞放臣歸裡調養就痊，再行赴京求恩賞給差使」。繕成連夜專發入京去了，方回後堂告訴靜儀、洛珠知道。

靜儀聞說，頗為不悅。王蘭又笑說道：「屍我。自做官以來，久違了故鄉山水。從此可以隨我放浪形骸，與伯青等人追陪遨遊，日尋樂趣。況我輩少年埋頭窗下，不過欲博一第，為顯親揚名之計。如我年甫三十，由科甲出身，擢至督撫，也就罷了。較之皓首窮經，以諸生終老者，何啻天壤。若再貪心不足，固踞高位，將來倘稍有瑕疵，反不能稱完名全節了。」自此便安心專候辭官的折子回來，好收拾交代回籍。

再說陳小儒發信與王蘭去後，即竭力代王蘭四處張羅。恰好福建總督與小儒舊交，又托他看顧情面。過了一日，王蘭的辭本。進來，由吏部掛號。小儒見特奏薦何炳署理撫篆，正合己意。又接著王蘭私函，便上下鑽通關節。又值福建總督覆奏入京，說「馮寶係隨祝登雲一同入營，該撫保薦祝侍讀折內，或顧念私情未免稍濫」等語。原來這福建總督，曾與祝頌三同過僚屬的，此折一上，倒將伯青的戰功奏實了。旨下：前御史所奏，著毋庸議。既該撫因病乞恩回籍調養，著准所請。杭撫即著何炳署理，該部知道。

陳小儒見了，方放下心來。自己又想到在京供職，實無意趣。「況有魯道同等一千權勢小人當道，竊弄國柄，亦復羞與為伍。而今兩個兒子又進了學，也算交代後人一半首屋。莫若趁此乞恩歸裡，仍然寄居南京，與伯青、者香、楚卿等人同領林泉風飲，不要被他們獨稱雅士，鄙我是個俗物」。想定主見，遂與方夫人商議。

方夫人向來秉性恬淡，深以為是。沈蘭姑聽說，暗暗歡喜，因離隔父母路遠，常時記念。「既小儒辭官回南，又說仍居南京，正好接了父母到南京同住，可以朝夕相聚。況父母並無多兒女，只生了我一人，可知我這裡想著父母，父母亦遠在揚州惦記著我呢」。小儒次日上了請假回籍修葺墓基的奏折。誰知皇恩優渥，數上不允。後見小儒再四苦求，方准了所請，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小儒見准了他回籍，甚為歡喜。遂收拾行囊，帶著家眷人等，預備動身。同寅諸官紛紛餞送，小儒一概辭謝。到了臨行這日，悄悄的出京而去。又吩咐取道兗州，去看漢槎。

時巧漢槎接得家書，說江公近來舊疾舉發，又時作喘。漢槎聞得，很為懸念。想到父親七旬以上之人，如風燭草霜一般，倘有不測，人子未能親侍湯藥聊盡子職，豈非水抱終天之恨。不如也效伯青呈請養親，遂察了山東巡撫，請代奏下情。小儒起程之日，山東巡撫的奏本正至，亦蒙恩允，所以小儒不知就裡。巡撫一面行文，一面即另委他員去接道篆。漢槎奉「到文札，便整頓歸裝，並交代後任等事，已擇定日內登程。忽見小儒到了，大家說起來不料竟有同志。漢槎便留下小儒，結伴同行。

一路上，兩府眷屬僕從人等有數十輛車子，倒也熱鬧。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南京。王蘭早由杭州回來幾日了，大家見著另有一番欣慰之情。

江公見兒子辭官回來，倒也歡喜，說他能知足不辱。雖見帶了小儒來家，因事已做過，料難挽回。況且媳婦賢良可容，又是媳婦的意思，閨門私情父母本不應十分過問。江老夫人見了小儒，模樣行為色色週到，喜悅非常。江公因小儒也攜眷回省，自然要贖還住宅的，遂先搬過來和祝府合住，俟慢慢的再尋賃房屋。小儒、王蘭兩家仍各回舊宅。眾家女眷又忙忙碌碌的彼此互相請宴，直鬧了半月方止。小儒等見佈置已定，暇時無非你往我來，吟詩飲酒，或約了同往遊玩山水。

王氏和二娘商議，住在王府終屬不便，好在同在一城，不難見面。莫如仍搬回桃葉渡居住，由得自己。又糾合小黛之母穆氏同居。偏偏沈蘭姑接了他父母到南京來，正煩沒處安身。若愚夫婦不願住在陳府，便也與王氏等人同住。這幾家老年奶奶們，卻也脾氣合式，關起門來說說笑笑，甚是投機。沈若愚依然在南京開個鋪面，他也不肯時去叨登小儒。蘭姑深知他父親性情孤介，不苟取與，只得由他自便。

一日，伯青約了小儒、者香等人，去上慧珠的墳。見墳前梅花業已成林，現值開放之時，不亞孤山深處。那一圍竹子亦長得茂密，風過處細細吟吟，月上時依依鶴守。王蘭見了，點首歎道：「畹秀生前與人不侔，另具一付冰雪心腸。身後遺囑，又如此調排得別開生面。真乃除了他，別人也配不上這樣清雅的丘壠。我愛此中大行仙境，畹秀定然仙去，斷不致入於鬼趣一道。」伯青即將他臨死夢中的所見，說知大眾。小儒道：「宜乎如是，怪道他要墓上多栽我梅竹呢！者香的揆度，竟一絲不錯。」

說話間，連兒已將祭品擺齊，鋪下拜單，眾人一一行禮。伯青又不免對墓傷悲，眾人力勸止住。收了各物，又往各處遊玩了一回，方回城去。伯青偶說到「小園梅花新補了數本，亦開得甚好。明兒你們可同到我那裡，聚一天罷」。眾人皆稱使便。次日，伯青命備了一席，待至午錯，者香等人方至。即在梅花外一個亭子上，吃酒賞梅。飲至半酣，王蘭道：「我們來來往往，雖是終日都要見面，究竟不甚便當。或有風雨事故阻絆，即難踐約了。好須得大家住在一處……」二郎不待說完，即拍手道：「我久有此意，並且想了個萬全法子在此。說出來，你們商量著可使得。現在我們這幾家雖非多金，卻也都是溫飽人家。何妨大家籌出一宗公款，或在城內或在城外，買下一塊地來，砌造幾間房屋，一個園子多栽花木，以為隱居之地。我們即將家小搬至裡面，他們姊妹們也可時常相見。我等終日吟嘯其間，強如今日你家，明日他家的，又費錢，又不得如此便利。就是伯青、子騫他們有父母的，好在亦可以朝夕定省。」

小儒道：「楚卿這想頭卻好，也合我心意，就這麼著去辦。我與者香、伯青出三股大分子，楚卿與子騫合出一分。非是小看你兩人，我們到底比你們做得主些。子騫是由父母的，不比伯青隨得自家，楚卿又沒甚寬餘。這事原是尋樂的，若二齊都把體己積蓄放下了，也覺無謂。再則伯青、子騫他們家眷是不能搬來的。堂上既有父母，娶妻原為敬奉翁姑，讓自己放心在外作事，又比自己服侍得體貼些。若只顧安閒尋樂，反疏了天倫，那卻不可。他們大可同居，難不成定要接了家眷來麼？我們三人是隨便那裡能住的，也樂得如此。子騫倒可以將愛卿挪出來住著。而且自內子以及各府太太奶奶們，都巴不得住在一處，他們也有個伙伴。」伯青、漢槎聽了，亦欣然允諾。

小儒又道：「當日我們原在一起的，後來因各自出仕一方，即覺疏失了好些。而今又聚攏來了，也算人生難得之事。只可惜我輩中少了在田一人，他們女眷中亦少了程小姐與芳君二人，不然竟可齊全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這也何難之有，我們寫信去告訴在田，他若羨慕我們樂處，他自然也辭了官來的。他如不來，仍戀著仕途富貴不肯撒手，那是他自居俗物，不以其等隱居風雅為然，是他自暴自棄，與我等無干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在田得著信，定然是願意的。我們一千人，倒沒有那麼鄙俗不堪的人。只是怕的在田

不得從心所欲。他現在聖眷甚隆，你沒聽見小儒說，一年有好幾次恩諭，不比我們去止自便。你們若不信，日後驗著我這句話罷。」

二郎道：「在田來不來，尚在未定，我們且別管他。這件事亦不可遲，竟交給我辦罷，你們只湊錢就是了。我前日無意到桃葉渡去，見聶家舊居旁邊，一所破落房子，倒有十數進呢，餘外還有空地。據聞房主急欲出售，而且價目也不大，只要一千多兩銀子就賣斷了。我明日托聶奶奶便中去問一聲。我看那裡又僻靜，又離我們近，聶奶奶們又住在間壁，柔雲等人倒也合宜。第一是難得這麼大的空地，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」伯青道：「這樣更好了，這是大家的事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」眾人又飲了一會酒各散。

次日，二郎親至王氏家裡，問賣戶的消息。王氏道：「他家倒賣了幾年，也沒人過問。不是嫌地方空落，即是說房屋破敗。難得你們買下改造花園，不過買他這塊地罷，這個價目他還有什麼不願意？」又叫人去請了那賣戶來。賣戶亦是舊家子弟，與二郎當面議定，即寫了契。二郎兌清銀子，收過空屋，便央王氏暫為照管兩日。「俟我們擇日開工，就有人來監工上宿了」。二郎回來，尋著伯青，小儒等人，說他已買定，可商議何時開工。王蘭道：「轉瞬殘年，各家未免都有俗事。不如燈節後開工，我們都清閒了，也可替換照料著，當真摺與楚卿一個人嗎！」眾人稱是。小儒、王蘭，伯青三人共出了五萬銀子，二郎、漢槎合出了一萬。二郎又一時措不出來，好的已有了若干先行用著，不足的二郎陸續添上。

眾人又公議了一張花園圖樣，某處宜屋，某處宜亭，宜山宜水以及花草樹木，皆評置停妥。又在園左蓋造四五進群房上房，以便各家內眷居住。又叫了匠人來看過，囑咐燈節後即開工砌造。伯青便中寄信於從龍，告訴他起造園亭一節。從龍回信，果然欣慕非常。「只恨自己不得脫身，逼人入俗。好歹我都要尋個機會，告病辭官。千祈你們公分中，著我二股。不要過後我回來了，你們又嗔著我來居現成。不收我是不依的」。即不容分說，送了一萬銀子來。二郎正慮自己一項難以措備，又不便和眾人挪借，「分明是我要取巧，拿住他們出錢，我做乖人。恰好在田來這一項，正好暗中抵著，可也夠使了，所欠的我再設法補上罷」。

不覺過了年，所有年內及正月花燈宴會，種種俗情，毋須贅敘。過了燈節，年事已畢。二郎即與眾人擇定開工吉日，叫了匠頭來領了銀子去砌造，要趕在五月內完竣。又請了梅仙，五官先搬了過去，監督工匠，幫著二郎料理。金柳二人因新屋內修蓋拆造，住著不便，即借了王氏家屋子前進住下。好在相離咫尺，每日清早起來監督，至日暮收工，方回王氏家歇宿。

二郎自有了梅仙，五官分勞，可以間日一來，不過支付銀錢，指點著各處如何增減。因預先擬出一張圖樣來，斟酌得十全十美。此時眾匠役只照圖樣上地步方位砌築，不過小為更換而已，所以不大費事。看看到了四月將盡，房屋園亭十欠一二，只忙著開池種樹，疊石引泉。又打造各處陳設傢伙。小儒等人，亦有時來看視一回。

這日，忽看到邸抄上，廣東洋稅滋事，因程尚由廣東軍務保舉出身，且在彼地日久，熟悉各要害情形，遂調了程公兩廣總督，並整頓洋關稅務諸事。兩江即調雲從龍來補授。

從龍自見了小儒等人的信，聞他們起造別墅，同作退隱之地，甚為欣羨。雖寄了一萬銀子去入他們的雅會，每恨不如他們閒雲野鶴，飄然世外。也曾告退過數次，爭奈聖恩不准，反說他有意規避，不以國事為念。今因調了兩江，正好和他們親近，喜悅非凡。況程公起程日急，從龍趕著交卸了漕河兩印，即來南京接他丈人的後任。程婉容與小鳳也欣喜不盡，心內亦記憶眾家姊妹。

轉眼端陽節過，新屋子的工程已完。梅仙，五官照著圖樣，收了房屋。又兌清眾匠工價去後，便搬進新屋子來，忙著叫人各處粉飾油漆，擺設桌椅器皿，張掛簾幔等事。又請了小儒等人過來看工，並商議題這些亭台軒館的匾額，對聯，好做成了懸掛上去。還要大家公議，某人愛住某處。小儒即於是日請從龍在新園子裡吃酒，以便一同擬題。眾人一早即到園內等候從龍，少停見家人上來回道：「雲大人到了。」眾人忙著出外迎接。未知小儒等請了從龍來，如何題詠園中景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